

文章得失不由天

世人多知，叶兆言先生是以自己的小说文本挺立在中国文坛的。实际上，他的散文经营，多年坚持，也是风生水起，烟波浩淼，不容小觑。他在《收获》等多家媒体开有专栏，目前结集出版的散文集大致有《陈旧人物》《陈年旧事》《群莺乱飞》《杂花生树》《午后的岁月》等，而《南京传》也可视作他散文家族中的集大成之作。

叶兆言的散文随笔是视野开阔、冷眼向洋的。说到散文随笔，我们很容易想起中国的古典散文传统，想起先秦的文字，想起《世说新语》，想起唐宋八大家。但是，叶兆言从不讳言外国文学对他的巨大影响与滋养。《诚知此恨人人有》中的第一辑文章“外国文学这个月亮”，如果说叶兆言谈到略萨、奈保尔、马丁·莫泽巴赫、皮埃尔·阿苏里，还属轻松随意、轻裘缓带的话，他的《契诃夫的夹鼻镜》《外国文学这个月亮》《芥川龙之介在南京》这三篇，可不是报章小文，敷衍而成。对契诃夫的深刻体察，就芥川龙之介对当时中国人居高临下、极端蔑视的洞察，对“外国文学这个月亮确实

很大很圆很亮”的和盘托出，而他自己对文学的感悟，自己的文学主张，也多由此而发轫，而逐步成熟。

叶兆言的散文随笔是尖锐锋利而非一味温柔敦厚的。《诚知此恨人人有》中的辑三是“怀旧，废墟上的徘徊”。此辑文章篇目最少，只有五篇，回忆柯明与傅惟慈的文章都不长，但简洁利索，不矫揉造作，不东拉西扯，是缅怀故人文章中的上品之作。柯明，自然是笔名，据说就是渴望光明之意。而《怀旧，废墟上的徘徊》则属重磅长文，围绕南京这座城市，叶兆言先生纵横古今，但落脚点却在今，痛斥一些人的颟顸无知，痛心一座古城的多灾多难，真是金刚怒目，酣畅淋漓，令人拍案叫绝。《革命性的灰烬》再说荒唐岁月中，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求，众多写作者的地下隐秘活动，更有叶兆言看姚雪垠《李自成》手稿与浩然《金光大道》手稿的奇特阅读体验，还有当年诸多标志性人物如北岛、顾城等人的秘辛往事，令人不胜唏嘘。《等闲变却故人心》一文，此前已经读过，还与黄小初先生一起讨论过此文的令人惊悚。旧文重读，温故知新，还是有一种心中隐隐作痛的

难以释怀。面对丈夫的举报，妻子没有变本加厉，没有根据有关暗示而矢口否认，她考虑的是自己的丈夫如果再被戴上一顶无端诬陷妻子的帽子，可该怎么办？她采取了承认的态度，她还是原谅了自己的丈夫。这样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家庭隐痛与几乎难以启齿的深刻创伤，叶兆言先生用了纳兰公子的一句“等闲变却故人心”为题来回望反省，形诸笔墨，录以备忘，警醒世人，催人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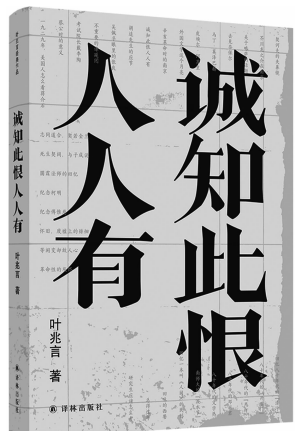
叶兆言的散文随笔是知性从容挥洒自如的。如果说，我们从《南京人》《江苏读本》中，已经窥知他此后《南京传》的博大气象，那么从《陈年旧事》《陈旧人物》中，我们也领略了他解盘盘点晚清民国人物的不同凡响别具只眼，在《诚知此恨人人有》中，叶兆言继续这一风格，但又更为练达从容，更为举重若轻，更为老辣圆融。叶兆言的《辛亥革命时的南京》，不是全面立体展示特殊历史时期的南京全貌，而是仅仅选取李瑞清、张人骏、朱东润先生的三哥、陈中凡先生在新军中做伙夫等被人忽略的小小细节，在娓娓道来中绘就一幅历史暴风骤雨中的小小剪影。他如此

谈胡适、周作人、吴佩孚、谭延闿、戴季陶、蔡公时、叶圣陶先生曾经的义结金兰、乱世纷纭中的生死契阔、兜率寺中的圆霖法师，推陈出新，摇曳多姿，令人回味无穷。叶兆言也回忆八十年代，他说八十年代的民间刊物、文学热、邓丽君歌声的流行，还有南师大的“泼水节”，虽然都是短篇小品，但言近旨远，意蕴深长。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

唐代的元稹与白居易交往很多，《与元九书》堪称文学史上的名篇。金代的大诗人元好问，据说是他的后人，他的这首诗：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叶兆言先生选取了此诗中的一句话，作为这本书的书名，真是别有深意，气象万千。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叶兆言先生对我说过，要不停地写，要咬牙坚持写，在写作的坚守中，就会逐步体会到写作的愉悦与快乐。

雷雨



《诚知此恨人人有》
叶兆言
译林出版社
2020年6月

春山春浓春亦败

何大草从小酷爱读王维的诗歌。本书是对王维人生最后一年的文学式书写。这一年，王维刚好进入耳顺之年。或正因如此，他无论对生活还是他人，不怨不怒。本书生动再现了王维与裴迪的日常与复杂情感，与一二友人的交往，以及他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诗与禅是探究王维内心宇宙的两把钥匙，它们包裹着王维的内心，令其呈现出诗意与哲学的光芒，生命由此获得了滋养、圆融与升华。这同时也是窥视中国文人在历史磨难中如何一路走来的一条门隙。

本书采用了大量对话，对话对象有裴迪、老方丈、贵妇等。对话暗藏禅语机锋，意味深长。公元761年4月初，王维和忘年交裴迪信步去了辛夷坞。在裴迪看来此时春意正浓，而在王维眼里，此时“春败了”。“浓”是当下，“败”则指未来，这是“春”的宿命，当然也是王维心理的折射，毕竟王维已经步入人生的暮年，对人生早已参透。

关于生存理念，王维与裴迪有段

精彩对话。裴迪问“会为五斗米折腰么？”王维的回答“少有事地爽快。‘我会’”。同是田园诗人，同以归隐乡野为人生乐趣，但二人还是各有不同。

谈到二人的区别时，何大草曾指出，陶渊明是乱世避世，而王维是盛世避世。王维生活物资并不短缺，但他不吃肉，不喝酒，连茶都不喝，清心寡欲。这些恰恰与裴迪相反，也可以看成是王维的“出世”之举。然而，王维又不想完全脱离生活的底色，这也是他不赞同陶渊明的隐居方式，所以他认为，“万事皆空，肚子不能空”。

“诗和远方”勾起许多人的浪漫想象，实际上古人早就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无论是李白、杜甫等，无不是游走四方，一路上也写就许多精彩诗篇。但他们过得并不好，至少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并不满意，时常处于生活的窘迫之中。

王维的避世生活其实很有趣。辋川别墅坐落于终南山脚下。终南山直到今天仍是四面八方隐士竞逐之地。

另一方面，辋川别墅离皇帝所居的都城长安仅几十里地。这也为王维与朝廷保持联系提供了可能。正因为离得不远，所以皇帝才可能半夜召见他，就为王维这句“月出惊山鸟”的诗，而讨个明白。避世而又不远离，这就是王维。就像他的诗，看似一目了然，又似暗藏玄机。

李白是“诗仙”，王维则是“诗佛”。书中通过裴迪还有吕逸人的来信，多次将此二人勾连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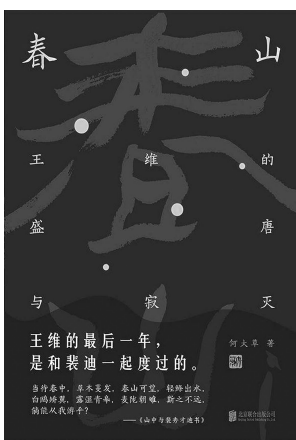
书中写到了两人的“相遇”。说的是在酒楼，有人说李白来了，结果王维眼里偏偏飞进了沙子，睁不开眼，就这样，两大诗人完美错过。但王维身边的裴迪还有吕逸人显然不愿错过这样的机会，他们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王维的“痛处”，“硬”是把李白摆在他的眼前。裴迪说“就你当初和李白，彼此能感受到对方的存在，表情却是漠然的”。吕逸人的信里也写道，“曾经有一个李白可能让阁下暗暗嫉妒过，阁下是长安诗魁，他是大唐诗

仙”。说不清这种感觉到到底是历史的遗憾，还是因为文人相轻，心底里的那份清高作祟的原因，也许只有王维自己能回答。

明明心里很想相见，行动上却又犹豫不决。也正因如此，何大草说，“王维的魅力在于他的不彻底”。也许这也是禅吧。

在老方丈问王维如果给自己写四个字写什么时，王维给出的答案是“羚羊挂角”。这词的原意指诗文的超脱，王维用在这里当然恰如其分。更懂禅意的老方丈却讲了另一个更接近这四字字面意思的故事——所谓的超脱，只是人们刻意想象的结果。一旦这种想象上升为固化的思维，人们往往容易忘记了其最初的含义。

这里的最初，应该说的是人性的本真。王维当然有本真的一面，比如他在给吕逸人写信时，“鼻涕滴下，他吸了一口，没吸住，还是滴在了纸上”。找回个人本真并不难。生活的本真，其实就源自生活的细节。禾刀



《春山：王维的盛唐与寂灭》
何大草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6月

布鲁诺·舒尔茨：复活，以诗人的身份

布鲁诺·舒尔茨是从故纸堆中被重新“打捞”出的波兰短篇小说大师。他很奇特，即使是翻译过来的布鲁诺·舒尔茨，他的小说，仍然透露出如此强劲的诗歌气场；他的字里行间，遍布有钻石般闪烁的诗歌鳞片。似乎小说家只是他的伪装，他的内里，就是一位体温发烫的真正诗人。随着阅读的进行，我产生一种抑止不住的冲动：在汉语之中，应该让布鲁诺·舒尔茨以诗人的身份，复活一次！由此，成就了《在阁楼独听万物密语：布鲁诺·舒尔茨诗篇》这本奇特诗集。

布鲁诺·舒尔茨，波兰籍犹太人，中学图画教师，生性害羞，从小体弱多病，终身未婚。1942年11月19日，被纳粹占领的波兰小城德罗霍贝奇，他在外出买面包时被子弹击中，天才殒命，年仅50岁。他现存全部的作品，只有29篇短篇小说。

他应该属于内倾型人。因为内倾，他反而拥有了一个浩瀚恢宏的个人内在宇宙。布鲁诺·舒尔茨小说的汉语译者杨向荣这样描写这位过着内心生活的波兰前辈：“这位足不出

户的短篇小说大师，在波兰某个小城一幢带店铺的公寓楼里营造着近乎想入非非的世界，在店铺阁楼上安静又焦虑地观察和倾听着万物的细微动静。在他的耳朵听来，万物的轻语即是喧哗，静谧的蠕动声中暗藏着世界的骚动。他试图向我们揭开琐事背后万花筒般的奇妙境界。”

他好像非常狭隘。他用心灵的放大镜甚至是显微镜，描写周围的平凡之人、细微之物：家人、亲戚、邻居、房间、公寓楼、街巷和古老小城，但又时时心连着无穷尽的星空和宇宙。对待所写的一切，他有着余华所称的“疾病般的激情”。他异想天开，精细入微，又天马行空，不论情节。“情节简单到无以复加，但是对简单素材的描述又复杂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布鲁诺·舒尔茨死后，随着时间流逝，他存量极少却辨识度极高的独特文字，征服了世界文坛。约翰·厄普代克如此认定：“一个无与伦比的作家，世界在他的文字中完成伟大的变形。”同样出生波兰、同为犹太人的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这样表示：“不容

易把他归入哪个流派。他可以被称为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者，表现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他有时候写得像卡夫卡，有时候像普鲁斯特，而且时常轻而易举地达到他们未曾达到的深度。”

布鲁诺·舒尔茨汉译小说中潜藏的诗歌，在我看来比比皆是。我运用个人东方式的审美、情感和哲学感受力，调动自我的生命经历和生命体验，从他的小说中提炼着诗歌。在技术上，我所做的仅仅是：挖掘、挑拣、删削、拼接、分行、组装。

从布鲁诺·舒尔茨的小说中提炼诗歌，这样做其实早已得到他本人的授权——在小说《春天》中，他这样说过：“春天的景象简直无边无际！人们可以用一千种方式来解读它，任意地解析它，随心所欲地解释它，在众鸟发出的误导性预言中愉快地将全部秘密彻底破解出来。这篇文章可以从前往后，也可以从后往前阅读，如果迷失了意义，可以从无数种角度、用一千种替代方式再次找回。”

——可以用“无数种角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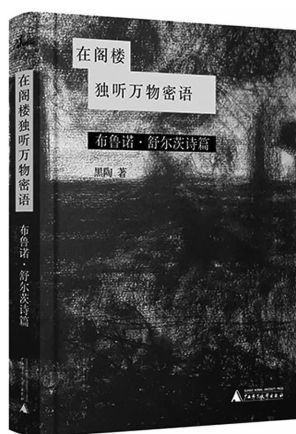
千种替代方式”“任意地解析它”“将全部秘密彻底破解”。我，只是用了“一千种替代方式”中的一种：诗歌。

这本诗集，就是我用汉语诗歌呈现的另一个布鲁诺·舒尔茨。这是他天才的文学生命，在遥远东方国度重新诞生的另一种形式。

作为古怪内倾的作家，布鲁诺·舒尔茨是他文学密码的编写者。我，只是用诗歌，对他复杂深邃的文学宇宙，作了一次主观的解密。通过这次尝试，我开始相信，一个真正杰出的艺术家，在他有限的作品中，肯定蕴藏有无穷的艺术形式；他完成定型的作品所包含的意义，肯定远远且永远大于作者的当初所想。

确实，通过这些诗歌，我已经参与了布鲁诺·舒尔茨的文学生命。我揭示或打开了他生命中某些隐秘、深藏的东西。仔细嗅闻，这些诗歌所散发的，难道不正是他小说最核心、最本质的气味与气质？

在我所热爱的汉语世界，借助我心、我手，能够让异国的这位前辈作家，以诗的形式、以诗人的身份复活一次，我，倍感荣幸。黑陶



《在阁楼独听万物密语：布鲁诺·舒尔茨诗篇》
黑陶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6月